

【書與人】 不要成為平庸的女人

一 羅毓嘉談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，像那天》

2015/3/10 專訪：董柏廷

<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supplement/paper/861394>

「請問有啤酒嗎？」剛自加班會議脫身，尚未用過正餐的羅毓嘉（1985-）甫達訪談現場，劈頭便是這麼一句，果如江湖傳言，詩與酒正是他的生活基底，身為一名機動性高、每日須面對大量數據的財經記者，繁忙業務似未消磨他對創作的熱情，幾乎以年為單位，散文與新詩輪班出輯，從《青春期》、《嬰兒宇宙》、《偽博物誌》再到新作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，像那天》，從自我探索、感情密語，到如今對社會議題多所關注，一路轉變，「其實我就是一直寫，時候到了就出。有些素材寫成散文，有些變成詩，端看當時的狀態想寫什麼，像上一本散文中的『圍城』一輯，與這本詩集裡的作品是同一時期創作，因此關注的東西很類似。」他認為這是視野拓展後的嘗試，「最初從自己出發，抵達愛情，接著朝向世界，現又拉回到社會。當記者的經歷，變成創作的材料，儘管新聞報導形式與詩不同，但關心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。」

因為分心，所以專注

遊走於不同身分，理性和感性之間，彷彿有一個開關能隨興切換，不免好奇當初怎會謀求現職？羅毓嘉爽快直截：「因為錢啊。」另一層原因，「我不希望工作跟文學那麼近，無論出版社、副刊或是藝文相關工作，都會造成干擾，每天跟喜歡的東西膩在一起，久而久之會看不清楚，甚至喪失對它的判斷力，也或許時間經過，你跟你喜歡的東西都改變了，但你卻仍以為彼此很靠近，距離的拿捏難以掌握，也就失去客觀性。」擅寫情詩的他，比喻拈來恰似形容一段感情，隨又一轉，「其實也是聽從男友建議，找一個上下班時間正常、掙很多錢，能支撐寫作，這樣才會有真正的寫作自由。我的工作讓我跟文學保持安全距離，使我能在一種『分心』的狀態下，達到對文學的最大『專注』。」

自言創作靈光經常來自特定事件觸發，詩之於他，像一個瞬間通往永恆的蟲洞，「詩會帶領你抵達一個未知他方，但事前並不知道如何將蟲洞打開的方法。有時

只是看到一則新聞就把它寫下來，像〈大馬士革〉、〈漂鳥〉都是談論社會事件，細節現在說不詳細，但那時確實想捕捉『我不能愛你了／這個國家讓我分心』的情緒與感覺。寫詩有點像巫婆降靈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附身，得時時刻刻把自己準備好。」

隨工作接觸不同世界，進而產生不同思維，現階段作品屢見處理戰爭、香港、學運等，「或許跟身為記者有關，這些主題都是水到渠成。開始工作後，使我思索自我內在到底有沒有什麼是未被改變的，希望自己不要成為平庸的大人，〈以愛之名〉就反映了這樣的焦慮——上班兩年多，發現自己跟眾多上班族沒有不同，那瞬間感覺很複雜，曲折而且微妙。想證明自己與別人不一樣，但實際上並無不同，使不上力，只好訴諸於詩。」終於寫出來之後，「好啦，畢竟我還是有一點是跟大家不一樣的。」

詩大於政治現實

創作跟著感覺走，羅毓嘉想寫便寫，「寫的當下並不會意識到自己聚焦某主題，反而是整理書稿時，所有切片全擺在一起，才發現它們內在有一個共通邏輯。」這也才發現，「是詩集反過來界定我人生各階段不同層面的思索，幫助我了解過去忙什麼、想什麼。」對他而言，詩更像是「愛的載體」，「一開始愛的對象是自己，但現在就到了自我穩定、感情穩定、跟家人關係也不再劍拔弩張，視角自然而然就跨出去了。」因此新詩集中能見到不少處理政治題材的作品，但卻又不是通篇往政治場中栽埋，「主題雖然如此，但講的是對世界的期待及對社會的愛，從我們『為何』要關心政治、我們『如何』到達政治的角度切入，探究動機與問題。詩並不是那麼迂迴，它能夠處理的東西是大於政治現實的。」

他指出自己在太陽花學運現場完成的〈那人〉，其實是拿政治人物開刀，「起初罵得滿凶的，後來覺得不能這樣，就放了一些別的東西進去，把原本的色彩淡化。我寫詩常會這樣，開始原本設想的是這個，完成之後都會變成另外一個，但是又會比我原本想要寫的樣子還多了一點什麼。」接著，羅毓嘉翻動詩集，尋思一會，幽默道，「有時它們偏移的軸線不同，會往奇怪的方向生長，應該跟當時酒喝多喝少有關。」

閱讀其作，發現書中詩句饒富韻律，形成一股魅惑聲腔，對於如何斟酌用字想必煞費心力，他卻說，「這並不是我最花力氣的部分，我的力氣還是花在如何把蟲洞打開，韻律感或許跟我讀建中時候練詩歌朗誦有關，詩的音樂性絕大多數是來自於那個時期的訓練，也看現代舞、聽過一陣子崑曲、彈詞，因此有些斷句與音調起伏會受到影響，這些東西變成一個複合性的語言 base，練基本功時是刻意把它練出來，但到後來，也就成為一個很熟悉的東西，漸漸不再是追求的重心。現在反而著重於要服務的對象，及想要說的事情，該如何在語言本來就有限的前提下，展現它的無限性。」

在均值處製造高潮

曾以〈二十自述〉為篇名，同時參加校內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三類文學獎，如今新詩與散文兩類已有作品成冊，獨獨未見小說動靜，此次隨詩集附短篇小說〈在面海的房間〉，是否預告下一個出版計畫？「當初是編輯設定主題要我寫情色小說，但我覺得單寫情色稍微無聊，因此決定讓『情色』只是元素之一。我的小說基本功還不扎實，不像許多小說家有辦法完整建立一個內在世界觀，或是時間體系，現在我還無法讓小說世界與自己的生活完全剝離，感覺像我身上的一個人面瘤，存在許多現實線索，也是我某種狀態的投射。〈在面海的房間〉其實呈現出我的一種焦慮，這樣的焦慮在〈戀人絮語〉一詩中也可見端倪，就是對平淡生活的恐懼，雖然詩集以社會與政治為主調，但不少作品仍反應我目前狀態——生活愈趨穩定，而穩定本身是一個深淵，像鹽分高的死海，既沉不下去，亦無法到達任何地方，這狀態令我感到害怕，平庸的大人、小確幸都屬於這樣的狀態，所以我做很多事情，都是為了要打亂這樣的狀態，在均值處製造高潮。」

而下一次的高潮，又將以怎樣的形式出現？他透漏，「目前正思考書寫『現代詩劇』，但尚未遇到適合的故事跟主題，」語氣停頓，思量含在口中，接著又篤定一呼，「但還是要想辦法把它寫出來，對抗那個穩定！」一記朗笑就在奮起的制高點上炸開。